新年好  
  n\* |: s) t8 \_' b  
  
$ `) [( V' m2 ~, n  
6 Y2 F6 f- V& F7 ]1 z  
正月初十，金陵，宋家小院1 {# P7 |0 \_\* W\* C& y1 e  
\* w1 X) c; i$ g% C  
宋家人，每到初十才开门迎客，这是多少年的传统，如今传到宋晓雯手上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  
/ j' r$ b& t. J3 A$ |: ?  
现如今她儿女双全，老公在刑警队混得风生水起，家里的事业在她手上也蒸蒸日上，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。  
  
今儿初十，宋晓雯早早起了床，细细的梳洗打扮一番，莫看她年近三十，那皮肤保养的直如绸缎般嫩滑细嫩。今天是个大日子，她约好了小姊妹来家里吃饭，那些个小姊妹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可得要好生打扮一番，千万不能在自己家里被她们给抢了风采去了。  
  
「亲爱的，大正月的，多睡会儿吧，冷死了都，快来，给老公暖暖。」谭伯伟一转身，未曾摸到枕边人，不满的嘟囔着。+ `+ C2 Y) S8 e, c2 f\* u  
, Z/ ]) ~. v4 r9 i\* Y  
「讨厌，今儿有事，睡你的吧，白天你局子里还不少事情呢，多睡会。」宋晓雯头也不回，继续在脸上涂涂抹抹。  
. A/ f/ J' Y% ?" `# y7 R4 E5 A" P  
「嗨，正月天的，能有什么事情。」谭伯伟笑笑，把自己藏到了被子里，可是又佯装酸酸道：「哎呀，这个毕竟是集团大老板啊，过年都这么忙。」  
6 y' x/ s$ [/ \" Q  
谁知谭伯伟这话刚刚说完，只觉后颈一凉，一股凉气从后颈直抵脚心：「怎么着？翅膀硬了？」原来宋晓雯怎么能手他这样的编排，听到谭伯伟的阴阳怪气，暗想不对，放下手里忙活的事情，悠悠挤到被子里来，一只素手从谭伯伟腋下穿过，饶有兴致的抚摸起他健壮的胸肌来。$ S3 a2 d  v# X  
0 z\* A) h/ T2 D1 J7 o+ B) h\* S! X9 L  
「怎么了呀这是，大清早的吃的哪门子的飞醋？」宋晓雯把自己挤进温暖的被窝，接着，香舌微探，舐过当家男人的耳垂。; S) Q1 e- {- F  F/ W" c  
% L9 k6 ]. Y( c7 o! c" H. m  
只这一点，便宛若滴水入滚油，天雷碰地火。「嗨。」谭伯伟大喝一声，一个轱辘就转过来，他大熊一般的身材，宋晓雯在他身下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咪。强壮的臂弯只轻轻一勾，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猫咪就只能温顺的缩进大熊的怀里，任大熊蹂躏了。( `. ^, I  g8 T& o; z, P( u  
  
「唔，不要，刚化的妆。你要干什么？大坏蛋。」  
1 V7 T+ h, I) y5 M  
屋外寒霜遍地，屋内春意黯然。) V9 u( `\* f3 {6 J, t7 m  
  
「嘟嘟嘟嘟。」两人激战正酣，床头的电话却不合时宜的响起。  
  
「电话，我的电话，你停一停，死人。啊，啊，啊，啊。」宋晓雯此时被压在身下，岁月没有在她的身体上留下太多印记，肌肤一如年轻时那般水嫩。胸前一对豪乳此时平铺开来，随着谭伯伟的节奏晃动不已，上又有两只樱桃鲜红欲滴，正被谭伯伟一手一只，撰在手心肆意把玩。5 Z% E! ~, W7 I6 [/ n  l  
0 N4 x# M+ h. y# @; U  
「停什么停。」谭伯伟野兽一般嘶吼一声，那通电话却更加激发了他的兽欲。要么说男人提枪之后就是禽兽呢，谭伯伟平时再端着，现如今娇妻在怀，姣啼不止，此时想要急流勇退又岂是那般容易的事情。  
$ g7 O+ I( T3 g' \- X5 e+ e8 I1 x  
「嘟嘟嘟嘟。」: [  [7 Q% i9 e  B" {; ~  
  
「嘿，我说这谁啊？大早上的。」谭伯伟抓过手机：「哟，还小然然，真够肉麻的。」说罢，随手一划，粗暴的挂断电话。6 O) w1 x6 ~7 {' {4 }  
  
宋晓雯此时正要开口斥责他挂断电话，怎料谭伯伟那死人仗着年轻力壮，不过摸手机时稍稍停顿，而后便将胯下那根大棒又耍的风生水起，冲阵如捣蒜，一时间床第间狼烟再起。宋晓雯在谭伯伟的胡冲乱撞之下，焉还再能有反抗之心，只得依照谭伯伟的冲阵节奏莺啼不止。  
$ Q; X9 K+ O, {) y1 W& ?  
电话那头，羊城海边，一处中档小区; g2 ~2 |4 o' m0 T7 E  
) F, X5 Z# `# W( V9 J  |# M( a- \  
「太早了吗？」张然两次通话未果，也不知她心心念念的晓雯姐姐在忙些什么，只能放弃了继续拨打。  
  
今天是一早就定下的日子，本还想出发之前给宋晓雯通个电话，免得等下上了飞机联系不上，省了她惦念。现在看来，是不需要了。$ \7 o, O- H! I  
4 U8 U/ v- W7 @6 P3 S  
「然然，给谁打电话呢？」杜德运在卫生间问道。2 F& A$ L- m: {& {: v5 e! o% K  
1 C! V& k\* ~\* ?8 o) }2 M/ D  
「忘记啦，金陵的晓雯姐姐，早早的给我买了机票，非要邀请我去金陵玩几天。」张然不加思索的回道。+ \) `! |! l\* e/ R% B6 k2 \_  
  
「你现在的身子，吃得消吗？」杜德运咬着牙刷直接冲了出来。' x6 G7 V' Y% P  
  
「没事啦，现在才三个月，非常安全的咯。」张然无比认真的回道，随后声音越来越低：「以后孩子出来了，只怕想再和宋姐姐见上一面更要难上加难了。」说罢，小嘴一撅，美目里已泛出了泪光。  
  
「亲爱的，不要这样，你去就是了。这些年，我着实是亏待了你，工作这么忙，都没时间陪你，对不起。」杜德运哪里能接的住张然如此，立刻上来温柔的抱住了她。" P: H" {9 {: z! i  
  
「没关系的，然然不在乎，只要，只要，你待然然好，然然什么都听你的。如果你不愿意，这个金陵，今天不去也罢，反正以后日子还长。等孩子大了，我们一起去也不迟。」张然也不恼，一边说，一边帮杜德运整理着杂乱的衬衫：「你啊，要是我不在家，只怕连自己都照顾不好。」  
\* O) Q3 G! p8 M, h& @  
「胡说。」杜德运挽住张然尚不显怀的细腰，深情的在她额头一吻：「去吧，老公可以照顾好自己的。」  
  
「谢谢老公。」张然踮起脚尖，也在他额头回以一吻。  
# \_1 x/ z+ g' k! o\* Z: H  
两人还在缠绵，杜德运眼神却好，看到了张然手机上的来电：「谁啊？宝岛的电话，怕不是诈骗电话吧？」  
. j  n0 x' z0 S/ q. q. @2 f  
「哎呀，诈骗电话你管它做什么。锅里有粥，馒头，鸡蛋。你上班快来不及了，快去吃。」张然依旧不动声色，若无其事一般接过手机，却不挂断。' y/ E. \_/ ^8 x4 C  
$ g# P- \_2 ?8 J, A; T( u. e9 V4 v  
好容易把杜德运送出门，张然这才卸下小女儿家的伪装，面色阴沉的回拨过去：「喂，是我，什么事，说。」' }  H/ u$ D2 X, r) I  
3 T$ i% `. o- T; f1 l: G- c5 @. B  
「张总，抱歉这么早打电话给您，但是。。」  
  
「你是新来的吗？」  
, [) x& l% L" Z; O/ E8 y  
「张总，飞机已经起飞，蒋先生预计一个小时后在羊城机场落地。」2 U% O) }/ D: M% d2 W  
) y! f: L0 o; C) b  
「知道了。」  
/ S/ Y; ^  b3 B9 @- M0 `  
一千五百公里之外，京羊高速曲金段  
( e7 H! ]3 \& o5 y: |8 Z  
新年已过，高速上车流不断，一辆货车平稳的行驶着，看似普通，但是外部广鑫货运的涂装，以及偶尔从货仓里传出的细微声响却又在暗示，这辆货车似乎有些不同。  
  
货箱里哪有什么货物，或者说，货箱里的那些东西，也许可以称得上是货物吧。一个牢固的架子被固定在货箱侧面，上面挂着一团嚅动的乳胶肉块，依稀可以看出是一个人形，但是那件乳胶衣的造型未免太过夸张，整个身体较正产人要大上一圈，没有一丝皮肤裸露在外，没有呼吸口，没有明显的动作，没有呼吸的声音，除了皮鞭落下时的反应，这块乳胶肉块当真就像是一块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死肉一般。: E! P& j" ]8 c, M) v) k  
  v\* f1 u\* B) w. o1 ]  
反观用鞭子的另一位，则和肉块完全不同。肉色的乳胶全包，辅以几道黑色线条点缀，前凸后翘，脚瞪一双恨天高，周身上下无一块赘肉，性感身材一览无余。此时她手提一条黑色皮鞭，嫣红的指甲油和黑色皮鞭相得益彰，偌大的货仓里摆满了各种淫靡道具，吃穿用度一应俱全，想来，她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了。1 x5 |' I& W8 `, e# ^# a  
  
「啪。」这是皮鞭落在肉体上的声音。  
  
「嗯。」吊在架子上的肉块发出了低微的声音。原来，被吊着的那团肉块，竟然是个人吗？( \_' ~" b5 }\* Z0 q3 [5 K3 Z  
  
「啪。」皮鞭再次落下。: M3 ^0 s! P2 D3 Z) y  
6 ^' P! L! Y! ^: z  
「哼。」  
  
「啪。」  
9 B' D+ S9 }! i# z! d5 d7 S# i( u1 W5 U  
。。。被吊在架子上的肉块终于不再发出声响。& m$ r& O3 s4 P  b2 r  
  
赵碧霄扯开肉块上的一条隐藏拉链，露出里面的另外一双红唇来。细细看去，那却不是正常人类的红唇，即便做的惟妙惟肖，也不过还是用硅胶做成的伪具而已：「嗯。。」两对硅胶红唇贴上，硅胶舌头互相试探着。在这里，语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多余的对话，只会拖乱享乐的节奏。% e$ ], t& V; R0 }, n  
  
不过，今天好像有些不一样。) Z5 X4 q# g% D- ~  
  
「阳光。」赵碧霄在乳胶肉块的疑似耳朵部位轻声唤道。' X% L% O- j8 o  j( j7 f# B: k  
  R8 X3 F% ~3 c  
肉块听到这个词语，不可置信的抬起头，迷惘的晃动头部，而后不满的扭动身体，按理来讲，阳光这种安全词应该是由自己说出来，可是为什么主人会。不够，不够，这才多久，完全还不够啊。9 v\* z; J# r9 Q5 W2 i. B. r- C( S  
  
赵碧霄可顾不上她如何，三两下就解开了四肢上的锁链，乳胶肉块毕竟被吊的久了，双腿无力，直接软到在地。: N  }  U3 J\* S( y; h  
  
只见那肉块先是在地上不住翻滚，随后又开始猛烈的呼吸起来，好死不死，此时赵碧霄寻到了一旁的软凳，二郎腿一翘，秀口微启：「钰奴？」\* j6 h) s3 @2 K9 f4 @  
5 U$ j9 \& N# u7 F5 L  
「嘶。。呼。。」主人在唤她，那么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主人脚下跪好，否则，后果是钰奴玩玩不能接受的。是以，即便她现在呼吸受限，还是不管其他，根据主人声音传来的方向跪好，这是一个合格奴隶必备的素质。  
  
「把外面那件脱掉，滚来见我。」赵碧霄倒的了水，用吸管慢慢的吮着。5 [: ]1 I! B' e  
  
看着钰奴笨拙的寻找背后的拉链，满地打滚，竭尽全力的去执行自己的命令，这是赵碧霄这些日子来最喜欢的节目了。她也不说话，只慢慢的吮水，不时把二郎腿换个方向，一心一意的欣赏钰奴的表演。1 A" x9 P' Q6 S' i1 d  
  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钰奴终于在自己的努力之下，把身上那套畸形的乳胶外套脱下，一道刺鼻的汗水气味弥漫开来。  
/ u9 I- U; ]6 o6 Q6 w  
出乎意料的是，乳胶外套之下正是和赵碧霄身上的乳胶套装的翻版，一样的恨天高，一样的前突后翘，一样的烈焰红唇。只不过，多了一些小小的配件。比如，钰奴的头部完全没有开口，鼻管经过巧妙的设计，从鼻子位置分化成无数细小通道，最终和胯下尿管何为一体。这样的设计，显然是施虐者的恶趣味，而且无疑对钰奴是极大的羞辱，不过为了完美且无缝隙这的乳胶面部，这样的设计，显然是非常有必要的，至于钰奴如何去想，重要吗？  
( x& U4 e# O! O/ |  
钰奴终于脱完了，顺从的跪到赵碧霄脚下，多谢了鼻管呼吸器的设计，现在这样跪倒在地，倒不用去忍受地板的异味。  
  
真是可惜。  
  
赵碧霄不发话，钰奴自然也就只能安静的跪着，直到双脚酸麻，还在竭力忍受。  
  
「转过去，屁股撅起来，让我看看你的骚屄。」赵碧霄毫不在意，命令道。  d( F& e/ o\* e6 R  
4 i- a7 ?( G! H, v4 g+ H  
圆润的美臀翘了起来，翘的很高。- N0 A. W0 a' u. {: d  
# o$ {" L/ D8 o" Q1 X( p  
「滋啦。」胯下拉链被拉开，粉嫩的姹户终于重见天日，此时嫩肉受了冷空气的刺激，又或者是在主人面前的完全袒露，正在不由自主的收缩着。  
  
「啧啧啧啧，真漂亮。」赵碧霄探出手去，不过在阴唇上微微拂过，晶莹的液体就留了出来，绵绵不绝。% Q# H. O\* {; c. A+ }  
  
「多漂亮的骚屄啊，这样看来，变成这样是不后悔的了。」赵碧霄喃喃道。「你说，这样的骚屄，将来会便宜了什么样的男人？」  
  
「不，钰奴永远都是妈妈主人的，我的肉体，我的灵魂，我的骚屄，我的子宫，我的贱乳，我的屁眼，我的一切，我的所有，都永远都属于妈妈主人，请妈妈主人不要把钰奴送给其他贱狗。钰奴的骚屄再下贱，那也是妈妈主人的骚屄。」钰奴立刻号泣起来，以头抢地，喃喃不止。  
( y7 `0 w# T+ V/ ^  
「好了，起来吧，这样的话我听了无数遍了，耳朵都起茧子了。」赵碧霄显然对这样的表忠心之举非常不感冒，说起话都意兴阑珊起来。  
  
「妈妈主人，请您相信钰奴，钰奴肯定会证明给您看的。」说罢，钰奴第一次违抗了妈妈主人的命令，没有起身，反而又往赵碧霄脚下挤了一挤，跪着，脑袋放低，无比尊敬的把那双秀足扶到自己的后脑，这样的动作是及其难以做到的，不过，现如今钰奴已今非昔比，腰腹柔韧性堪比顶级杂技大师，竟然被她轻易的做到了。5 E8 J9 I( z7 X  J5 X" a% \_  
  m- v( i5 @' Z; R  
空气里陷入了安静。& \_9 ~9 \0 z; P  
2 j\* H! a+ D# C% h$ E  
「等会到了金陵，要是在那群婊子面前折了我的面子。哼，屁股里的东西就永远都别想拿出来了。」赵碧霄恶狠狠的吩咐道：「知道了吗？我亲爱的赵碧霄，赵老板。」6 ]' a+ U# M/ U6 O8 s, ^  
  
「是，妈妈主人，钰奴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。」  
  
与此同时，另外一处类似的封闭空间内。  
  
「Excuse me my lord, we're arriving Jinling.」一名撒克逊女仆谦卑的过来提醒。  
  
宽敞的机舱里，一人身穿宽松浴衣，头上包着厚厚的头巾，几根红发俏皮的探出头来，纤柔的玉足上，蚕儿般的玉趾粒粒分明。听到女仆提醒，不舍的转过头来，只见此人面容清秀，柔美中又带一丝刚毅，着实是一个男女通吃的人物。  
5 S  ^\* |\* x/ Y% `) |2 Z+ {  
「Ah , Oh , Sorry , i'm somewhat absent minded . Please .」那人随手扯下包着的头巾，一头红色的长发披散开来，把她雪白的肌肤映衬的越发红嫩。声调高亢，原来此人当真是一个女子。/ t; r! l5 {6 S# W: Y6 t6 w  
  
女仆显然有着极强的职业修养，也没有多话，看到主人发话，立刻就开始了动作。  
  
这里也没有外人在，是一个相当私密的空间，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顾忌。1 y! B0 \: B4 H2 b1 P5 q8 A  
. R8 R- f' }4 t' S' I9 i0 m$ }  
头发吹干之后，先随意的在脑后扎成个丸子模样，只是这样简易的操弄一下，此女的气质慵懒中又多透出了一丝妩媚。6 m# W2 b% r  R: p, p8 Y9 t. B  
  
随着柔软浴袍的褪下，一直隐藏着的玲珑玉体终于重见天日。只见此人肌肤白皙顺滑，浑身无一丝赘肉，多一丝则肥，少一分则瘦，丰乳肥臀，好一个曼妙佳人。% \_& v4 @- d- c4 S+ f  
  
纯白的天鹅绒吊带袜修饰了佳人圆润的美腿，素雅的衬裙，蕾丝的文胸，蕾丝点缀的束腰，本就盈手一握的纤腰在束腰的挤压之下，越发细弱。  J7 ?0 u0 I6 ?6 R9 e, e# \7 m8 ~  
0 u4 o) H3 Y9 O: Z  
接下来是天蓝色的丝绸套裙，蕾丝打底，衬以细纱，后腰一个大大的蝴蝶结，端的是华美绝伦。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此种装扮也算得体。  
6 c2 Y8 ~) Q5 X  
就这还不算完，衣服装扮完成之后，各式华贵珠宝，发饰，妆容。如是一个多钟头过去，这才算完。  
6 N1 q. X) V( l+ m  N  
再看此人，一身华美古典长裙，肤若琼脂，面似冠玉，半抱折扇假遮愁，我见犹怜。- {2 v0 F' O/ ^& M8 V; c, \. G# y  
5 j2 T) O4 s) h8 @3 \( C# E+ L  
「My lord , please . 」女仆见装扮完成，递上一小小手镜，欠身行礼，低头垂腰，垫步退去。. ~# ?5 o7 A8 ]; ^. M6 |  
# ], D9 t) b7 v, }" A6 k; r6 O  
「金陵，金陵。好久不见。」贵妇推开窗户，抬眼看去，私人飞机正在金陵城南机场缓缓下落。; X& t: R) }' x' S( f3 p' n- S  
: v6 \9 X# S5 R+ A\* k  
金陵环城高架。  
  
一辆加长林肯开的又快又稳，车里的气氛极其微妙。林肯后面，又一辆丰田紧紧的跟着。  
3 |! o0 ~' z7 W: ^( z3 i8 @3 Q  
「晓菊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」吴茂才坐在车尾，手上雪茄过半，面色阴晴不定。  
  
「我也不愿，可是姐姐那边年前就约好了，不去也不行。」就算是正月，串门的日子，她依旧没有放松，手里端着一份文件，头也不抬。! C! z, d2 T8 l9 ^  
  
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我可听说，宝岛那位，今天可也来。」吴茂才还是说出了心里担忧的事情：「我们这些年做的事情，她绝对是看在眼睛里的。再说，你来就行了，干嘛非要带上我。」! N! {' n. H) s1 P- H  \_: `/ U  
  
「今年年三十都没回来，现在家里是姐姐做主，再怎么样，我们也该回来走个过场的。」听到吴茂才又在推委，宋晓菊终于抬起了头，一副无框眼镜，衬的她又御又飒。/ N# a$ ~9 [9 l6 s: a- k& z$ s  
  
「。。。」吴茂才没有再多话，只顾埋头抽烟。( m7 e0 g0 c, b  
. L4 l5 p  |$ q2 j7 R  
「好啦，就吃个饭，吃完就回。今天是开心的日子，想来他们也不至于说什么有的没的。」宋晓菊又埋下了头，继续研究起手里的文件来：「再怎么样也是姐妹一场，我想做点什么，她不至于的。现下爸爸妈妈都走了，想动我，她也该掂量掂量。」: H, l/ K( \_( O8 p8 t! x  
( S\* [1 ^$ k) m- h- u/ X  
宋家小院  
0 E, b9 F$ g) |/ D. [+ D. ?, b  
宋晓雯终于办完了事情，化完了妆，换得了衣裙，此时坐在二楼的书房里，望着窗外怔怔出神。  
& J9 C4 U2 g3 m) a. `6 K  
此时已日上三竿，约好的好姐妹还一个未曾出现。往年里该出现的亲朋好友合作伙伴也只是过来匆匆走个过场，这让她心里甚是不悦。- S2 s" A- P& |1 L$ I  
/ P" q# o3 \_% v8 K, Z4 h2 U9 N  
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。」宋晓雯悠悠叹道。想要打电话确认小姊妹的情况，思虑良久，最后还是放下了电话。1 ^\* c8 v\* d- f3 U$ s! v  
  
「bia, bia, bia.」  
  
「da da da 」% v+ T" U/ j/ z4 Y5 e: E( U  
  
书宸书馨兄妹两个又在玩闹，看着可爱的孩子，宋晓雯嘴角终于泛起一丝笑意。% [' x6 o5 X1 C, }( W) E( H  
  
「书宸，不许欺负妹妹知道吗？」  
  
「知道了妈妈。放心吧，和妹妹闹着玩呢。」说完，两人又吵闹着下楼去了。  
  
远远的，宋晓雯看到小桥那边驶来一个车队，起头那辆可不就是晓菊那丫头的加长林肯么，看到如此，她终于放下心来，打起精神下楼去迎。! b/ ]7 B, T8 o8 }8 V  
  
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」宋晓菊首先进门，后面跟着吴茂才，两人面带微笑，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不愿。4 l8 z. u\* \4 G( `0 y+ s# a6 s  
8 x' d1 g  h1 V4 r/ u1 E) M  
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」那撒克逊贵妇紧随其后，掠过了晓菊两人，直接给了宋晓雯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 
' q9 x" v' ^9 M. w; v  
「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」两个赵碧霄一前一后，也赶了过来，异口同声的说道。1 G, \_  n: K  z  Q' U! W6 z( ~# m" \/ L  
  
「好姐姐德，想死我了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」张然慢慢走来，又是一个大大的拥。9 k) x- `: D0 e, ?2 k  
' }  V6 ^( C; z  N$ d/ J) m% s  
「恭喜啊，宋当家的。」蒋先生最后出现，两只小手轻轻一握。  
. U, I' w8 i0 x\* d! j8 M\* ^" K  
「恭喜恭喜。大家新年好。快进来吧，你们把我等的好苦哦。」0 y/ y  E8 p/ p! w' V2 Q\* N' I  
  
（为了这点醋，包了这碗饺子）0 E/ x2 M! e) p  f) D' [  
" C& W4 [8 t- M) S- w; H4 W% ^  
  
  
  
以下彩蛋  
  
十天前  
  
「立正，向右看齐，报数。」) z: A. l; K1 z4 q4 t2 ?) L  
  
「一，二，三。。。」  
  
「报告，应到二十三人，实到二十二人。报告完毕。」  
  
「少了谁？」5 {! {\* T1 F. \_2 X: I  
: k2 ^  u& l. M- Z8 L  
「欧阳栋。」& q, F  v\* p: Y9 q. m: ?3 Y  
0 T( j4 F  V$ E) L  
「草。」